

白氏長慶集

十



083.2

0022

10-26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九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逸書

箴言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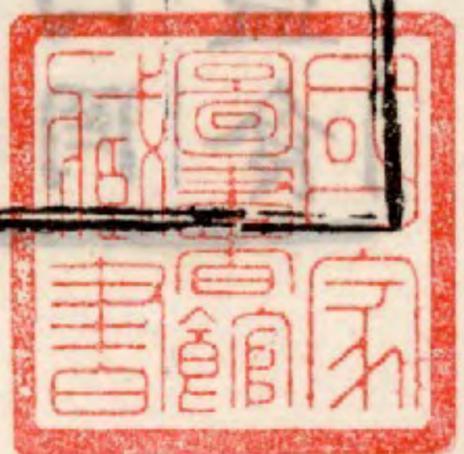
中和節頌并序

晉謚恭世子議

漢將李陵論

大原白氏家狀二道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祖征  
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  
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曰  
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  
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  
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  
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

1372  
844.18  
4647  
18  
v.10

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  
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  
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  
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叛而不顛  
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倣師  
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  
罔勗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

國家圖書館



003890127

白集二十九  
二  
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  
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并序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  
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  
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  
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  
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

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  
策名名旣聞于君乃干祿祿將及于親升  
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  
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  
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  
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  
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  
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  
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旣勒銜策乃克駿奔

若冶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  
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  
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  
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  
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  
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并序此已下文並是

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

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  
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  
二月上巳日爲中和節自上下下雷解風  
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  
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  
子兆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  
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  
富庶之俗曷奕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  
至于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

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數  
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太廟  
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牙養幼少緩刑  
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  
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  
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  
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  
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  
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

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驚化而獷  
俗淳垂萬祀以摠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  
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千品萬彙熙熙  
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  
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  
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  
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  
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  
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

泰幽贊亨育與元和合其運與真宰同其  
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  
之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羨盛德頌成功獻  
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嫗綢緼肇生蒸民  
天命聖神是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  
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  
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赳赳羲皇  
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

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  
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  
萌牙昆蟲昭蘇有融如幹玄和如運神功  
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  
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  
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  
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

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  
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  
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  
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  
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  
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  
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權敢徵義類在晉  
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  
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  
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蒸蒸之乂俾不格  
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祗載爲虞舜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  
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旣作則全  
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  
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  
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  
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  
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  
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  
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  
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  
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立  
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

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  
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  
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  
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  
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  
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  
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  
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

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沮  
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  
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  
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  
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  
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

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  
甚感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  
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  
春秋所以美狼暉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  
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  
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  
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  
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

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  
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  
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  
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  
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  
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  
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  
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

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  
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  
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  
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  
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  
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  
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  
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  
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

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  
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  
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  
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  
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  
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  
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  
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  
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之姓太原白氏家狀二道內姓奉假籍  
類聚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君太子建奔鄭  
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  
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巳降是  
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  
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  
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  
于大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大原人自武

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  
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  
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  
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鎰字  
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  
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  
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  
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合狐章知而重  
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充滑毫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  
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  
書移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  
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  
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  
至於涉是非閑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  
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  
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邽縣  
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俶河

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  
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  
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庾襄  
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殷徐州沛縣令  
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  
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  
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  
邳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庾字

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

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  
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  
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  
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  
路然後謀東闕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  
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  
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  
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

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  
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  
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  
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  
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  
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  
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  
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  
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

爵賞候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  
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  
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  
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  
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  
於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  
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  
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

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窳  
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  
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  
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頴  
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  
考諱潤坊州郿城縣令妣大原白氏夫人  
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郿城府君之憂居喪  
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  
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

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  
家人又二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  
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  
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  
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  
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  
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  
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  
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

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  
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月從先府君  
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  
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  
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  
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  
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  
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

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邳  
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  
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九

自為文集卷第二十次

蓋外御宜且知

線殊軒轅長烈其兩塾同兆歎而異佳林  
鞏緝孤禾及葉此限繁孫豈兩塾分不桂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國策次字四節半餘

其試策問制誥等凡十六首大夫等不感

刑制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不辭

以禮部試策五道感側之論各體用之要

部試進士策問五道感河以煇公贊朝

翰林試制誥等五道言與無用之益文

率結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始道林結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

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

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  
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  
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  
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  
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  
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  
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  
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予大夫得不勉  
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

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  
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昇中于天  
周漢以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  
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  
儲念茲疲毗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  
無戀本之心峻摧酷之科而下有重斂之  
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  
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  
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

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  
啓迪來招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  
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  
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游於儒學  
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  
途取捨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予  
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  
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

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  
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  
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詞不切志  
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  
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  
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  
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茲  
已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漢文帝時  
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

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  
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  
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  
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虛文之無用者  
獎至言之斥已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  
以不倦之意懇惻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  
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  
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輒欲  
過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

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  
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  
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  
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  
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  
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疇之方辯懲  
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  
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  
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

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旣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羨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旣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

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  
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以降政教寢微寇  
戎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  
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  
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  
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日峻管榷之法而歲  
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  
臣所謂疲病之因緣者也豈不然乎由是  
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

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  
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  
息雖太宗不能也未息兵革而求征徭之  
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玄宗不能  
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  
所不可雖聖哲不能爲伏惟陛下將欲安  
黎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  
革將欲息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  
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僞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  
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  
則國無饋餽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矣  
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所  
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  
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  
未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  
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  
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

驚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  
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  
後重歛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  
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悅之氣積日富則  
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禮則禮  
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  
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  
濟其難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  
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

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  
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  
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  
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  
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將何所寓耶今  
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䟽非主父  
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耶但  
陛下嗣貞觀之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  
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爲

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矣又蒙  
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  
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  
此皆政化之所急今古之所疑陛下幸念  
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  
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  
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尤其司分其  
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  
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

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  
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  
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  
政非羨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  
也臣請重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  
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也臣聞無爲而  
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  
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  
賞外序百揆內勤萬樞具食宵衣念其不

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  
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  
于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  
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真有  
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  
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  
無不爲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  
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  
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

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蓋大者簡者君道也  
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  
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聰所能徧察一明  
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  
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  
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  
能而周武摠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  
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三君子者不  
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

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於下而人亦無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羨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寢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則無所惑矣臣

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  
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  
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  
下思酌下言樂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  
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  
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  
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  
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  
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

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  
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  
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  
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  
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  
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  
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  
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  
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

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  
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  
邦恒在於未危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  
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爲唐人當陛下臨  
御之時覩陛下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  
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  
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  
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  
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

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  
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 貞元十六年二月

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  
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纓皆所以恥不  
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爲政之  
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  
生業若驅彼齊人強以周索牲盛布帛必  
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  
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爲市懋遷有無  
者更何事焉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  
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  
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  
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義  
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

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爲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爲大中垂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

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爲政以德不

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爲禮乎詩稱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  
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  
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爲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  
仁德爲大寶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  
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  
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  
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

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  
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  
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有  
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  
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  
赦之不可也所以明懲惡勸善且革澆醜  
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茲興焉此聖  
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  
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爲君子者

爲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  
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  
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  
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  
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  
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  
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  
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  
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

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爲成仁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歟謹對來鳳臨書林之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

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徵於何象絕  
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  
荊曷云苟羨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  
椹克變鴉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  
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四本然亦庶共  
對古先哲王之立彛訓也雖言微旨遠而  
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壺奧  
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  
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神

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  
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  
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  
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陰隲而生萬物不  
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陰隲不爭之  
謂簡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絕學無憂  
傲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置不學將落  
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說慮蘊  
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

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  
集也鸛止泮林食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  
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難勝焉有  
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  
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  
謹對不言而善

其象第四道

問天地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  
常性皆不易之理也至乃鄒衍吹律而寒

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  
游周原變董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  
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  
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  
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  
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蓋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爲心苟能以最  
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

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况於  
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  
揮戈於曜靈暮晷迴焉神合於水游呂梁  
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莖茶變  
味蓋品彙之生則守其常性也精誠之至  
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  
可於物而非常於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  
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  
何疑焉謹對

工藝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入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懷遣使振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

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終  
年出糴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  
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歛散以均貴賤  
其於羨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  
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  
戶食之蓋能爲之開衣食之源均財用之  
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  
工勞以愚所闕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

數無常故歲一豐必具一儉也衣食之生有  
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  
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  
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  
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  
欲開羨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  
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  
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

聞率修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  
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  
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  
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  
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  
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  
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  
刃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  
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

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  
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 元和三年爲府試

官

同貫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爲人臣者  
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  
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爲臣之  
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易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  
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  
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理雖前後上下若  
貫珠然今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  
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  
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  
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彛訓有國

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  
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  
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  
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  
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  
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  
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  
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  
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

其爲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已者乎由是而  
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爲  
辨之

###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  
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  
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之刺則知威虐  
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  
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

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  
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  
無遠邇無羨刺日採於下歲聞于上以副  
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爲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蓋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  
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  
則田亦具存計以戶租則數多散失至使  
內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

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議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今田疇不加闢而穀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歛散之節失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

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下賢良政術之士  
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王庭  
其將何辭以對

奉勅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

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  
侯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勅試制詔等  
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  
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奉勅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將仕郎守京兆府鰲屋縣尉集賢  
殿校理臣白居易進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茲重任必授  
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  
節德溫以肅氣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時英  
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勲庸中權之  
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懾服漢兵無  
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絕南牧之患禁  
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

城一方內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  
輸誠爲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  
顧茲忠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  
旌旄爾有宣贊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  
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  
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

勅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  
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息信馭百辟動心思

於邱隱靜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溘  
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苞藏  
禍心素懷梟鏡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  
之聲朕念以宗枝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  
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抵捍朝  
命驅脅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  
毒流于郡縣犬彘之行肆于閨門惡稔禍  
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  
憤闡彰義勇潛發變疾風雨謀先鬼神中

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  
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  
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  
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  
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勲各有等  
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  
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  
勅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

邊侯又安授律西川兇徒蕩滅是以寵崇  
外闡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  
諭朕念功之旨勉其師徒宣朕卹隱之心  
慰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  
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  
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嘉且歎彌感于懷  
屬時候嚴凝山川脩阻永言跋涉當甚勤  
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  
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  
同穎之祥願慙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  
閱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于上亦宜勉  
勤匡贊馴致邕熙庶洽升平之風以叶和  
同之慶所賀知

大杜觀獻捷詩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內操  
袂凱歌中廟筭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

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載新效辰輝輝軒嘉庶敷班朝駘封內綵

大封贈嶺嶺

同之颯西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

閱野人之

同歸之

上天朝朴可土

林既中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五

中書制誥一將舊體詩凡二十七首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

裴河陰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

州長史三人同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鄭覃可給事中制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

韋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  
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  
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

外郎制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其內等韻太彙  
辛立度可工部員外郎  
李石可左補闕  
李仍叔可右補闕  
三人同制官同歸  
魏博軍將薛之縱等十四人各授官爵

裴度李夷簡王播鄭綱楊於陵等各賜  
跡爵并迴授爵制

鄭餘慶楊同懸等十人亡母追贈郡國  
李夫人制制今歸

李寘授咸陽令制

劉縱授祕書郎制

程群授防州司馬制

海內刺史王元輔加中丞制

楊潛可洋州刺史李繁可遂州刺史史

駿備可濠州刺史制

張洪相里友略並山南東道判官同制

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

高鉞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君制

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韋觀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知

制誥同制

張徹宋申錫可並監察御史制

勅舊制副丞相缺中執憲得出入御史缺  
則於內外史中考覈其實封奏其名以補  
之今御史中丞僧孺奏某官張徹某官宋

申錫皆方直強白可中御史章下丞相府  
丞相亦曰可朕其從之並可監察御史

楊子留後殷彪授金州刺史兼侍御  
史河陰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  
絳州長史三人同制

勅其官殷彪等今之郡守古侯伯也今之  
邑令古子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  
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  
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

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秦之郡也  
奏告專達得行異政以彪清平信惠臨事  
能守小大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  
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帥無憂掣肘  
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  
往宰之而絳爲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贊貳  
亦叶其宜宜各悉心修舉三職可依前件  
馮宿除兵部郎中知制誥制  
勅吾聞武德暨開元中有顏師古陳叔達

蘇頲稱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  
成文章朕承祖宗思濟其美凡選一才補  
一職皆不敢輕易其庶幾前事乎刑部郎  
中馮宿爲文甚正立意甚明筆力雄健不  
浮不鄙况立身守事端方精敏而我誥命  
忽思潤色之聽諸人言曰宿也可宿立朝  
歷御史博士郡守尚書郎在仕進途不爲  
不遇然不登茲選未足其心故吾于今歸  
汝職業仍遷秩爲五兵郎中勉繼顏陳無

辱吾舉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鄭覃可給事中制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寃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

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  
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  
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  
勲如故

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

李虞仲崔戎姚向雲會等並西川判

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勅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屏華  
號爲難理故吾命文昌爲帥長俾鎮撫焉

次命審規爲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  
向會等爲庶寮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  
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輟三  
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  
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  
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  
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  
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

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勅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  
鎮於成德軍而晁已下四十有一人實從  
魏來或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  
宮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  
可依前件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勅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  
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明

事有緩急故耳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折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人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群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

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  
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  
郎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

員外郎制

勅劔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  
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

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  
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  
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  
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又  
矣是汝輩職修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  
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爲郎主吾信賞  
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  
部員外郎散官勲如故

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勅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  
田戶之圖生齒之衆賦役貨幣之政令以  
待國用以質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  
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  
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臺  
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繁詞決  
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  
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

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  
戶部侍郎散官勲如故

庾承宣可尚書右丞制

勅朝議大夫守尚書刑部侍郎驍騎尉庾  
承宣昔我太宗文皇帝嘗謂尚書丞百職  
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  
戴胄魏徵及杜正倫劉洎輩繼領是職分  
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吾前  
命崔從持左綱今命承宣操右轄衆口籍

籍頗爲得人况承宣端諒勤敏周知典故  
必能爲我紐有條之綱梘妄動之輪坐曹  
得出入郎官立朝得奏彈御史會政決要  
扶樹理本無俾戴魏劉杜專美於貞觀中  
可守尚書右丞散官勲如故

張聿可衢州刺史制

勅中散大夫行尚書工部員外郎上柱國  
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聿內外庶官  
同歸共理牧守之任最親吾人蓋弛張舉

措由其心賞罰威福懸其手若一日失其  
職一郡非其人而未達於朝聽之聞爲害  
已甚矣選授之際得不慎也以爾聿前領  
建谿有理行次臨澂郡著能名用爾所長  
副吾所急宜輟郎署往頒詔條來暮之聲  
佇入吾耳可使持節衢州刺史散官勲如  
故

效

計人吾耳下交新時漸成陳史婚官煉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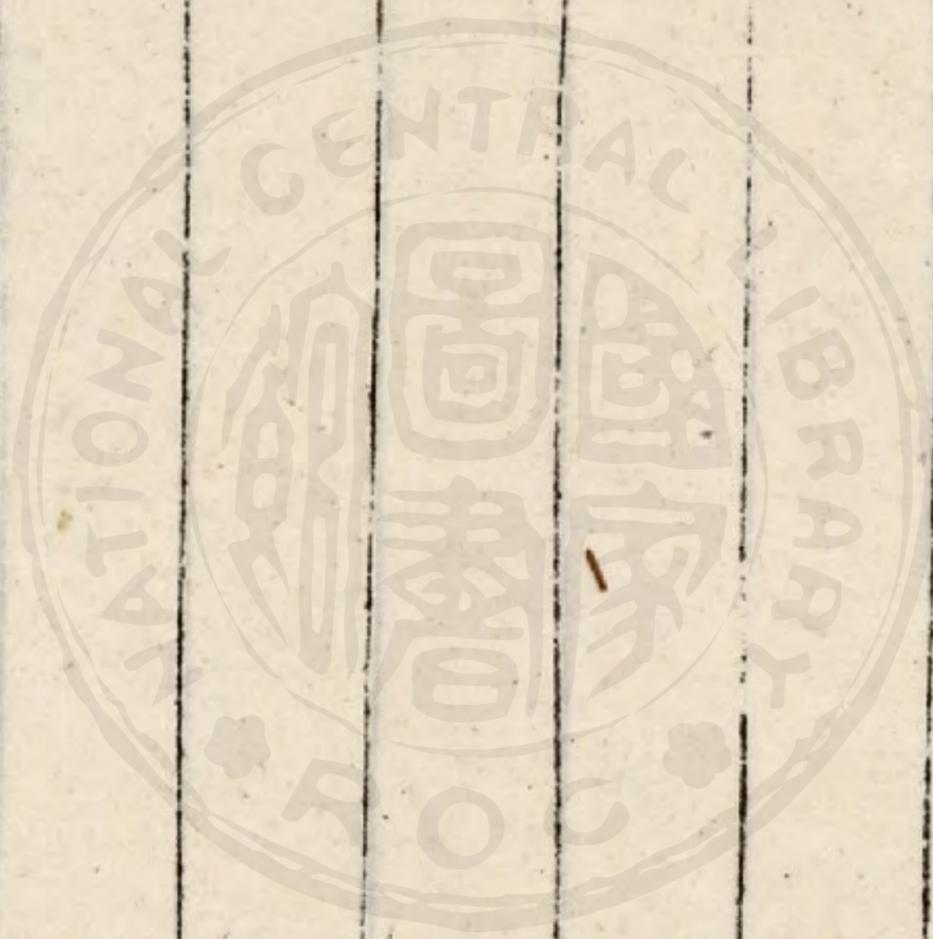
隔吾所急官轉固舊書說語新來暮之學

寒發休野計必期難總魯誰各風爾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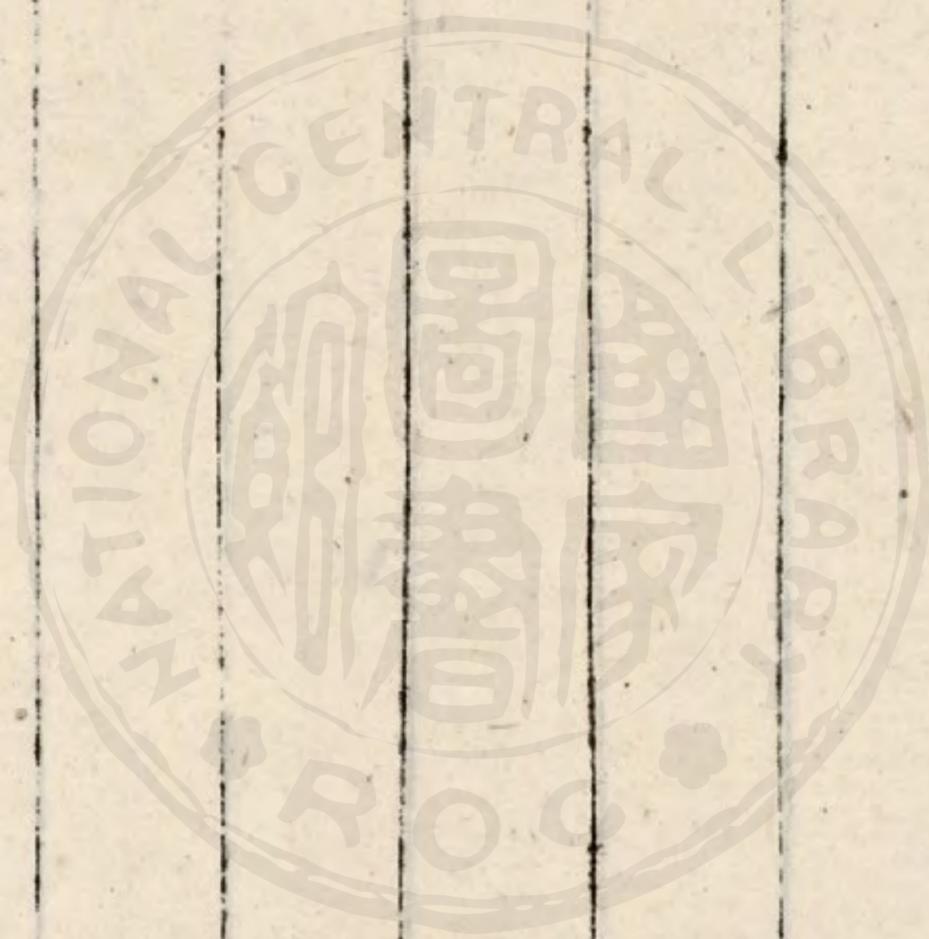
日甚矣豈勉矣劉野衣射也心爾筆前財

卿一殊非其人而未盡亦脾離之開然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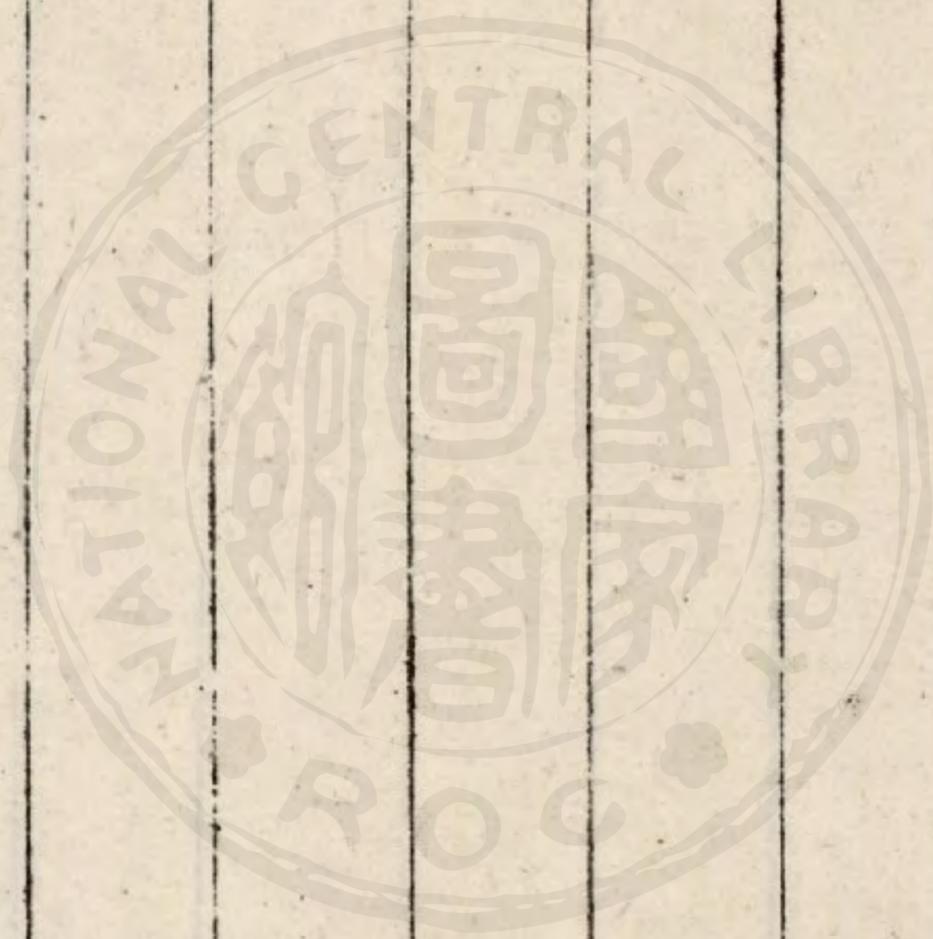
節由其必實器為跡級其于法一日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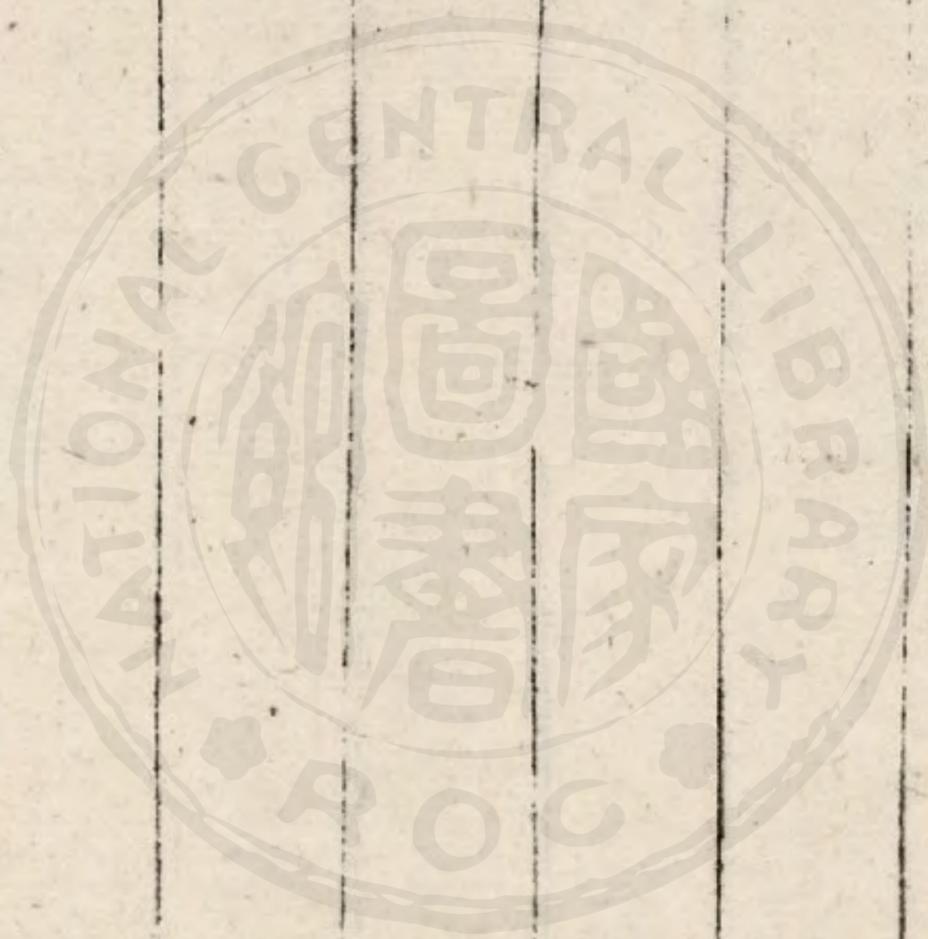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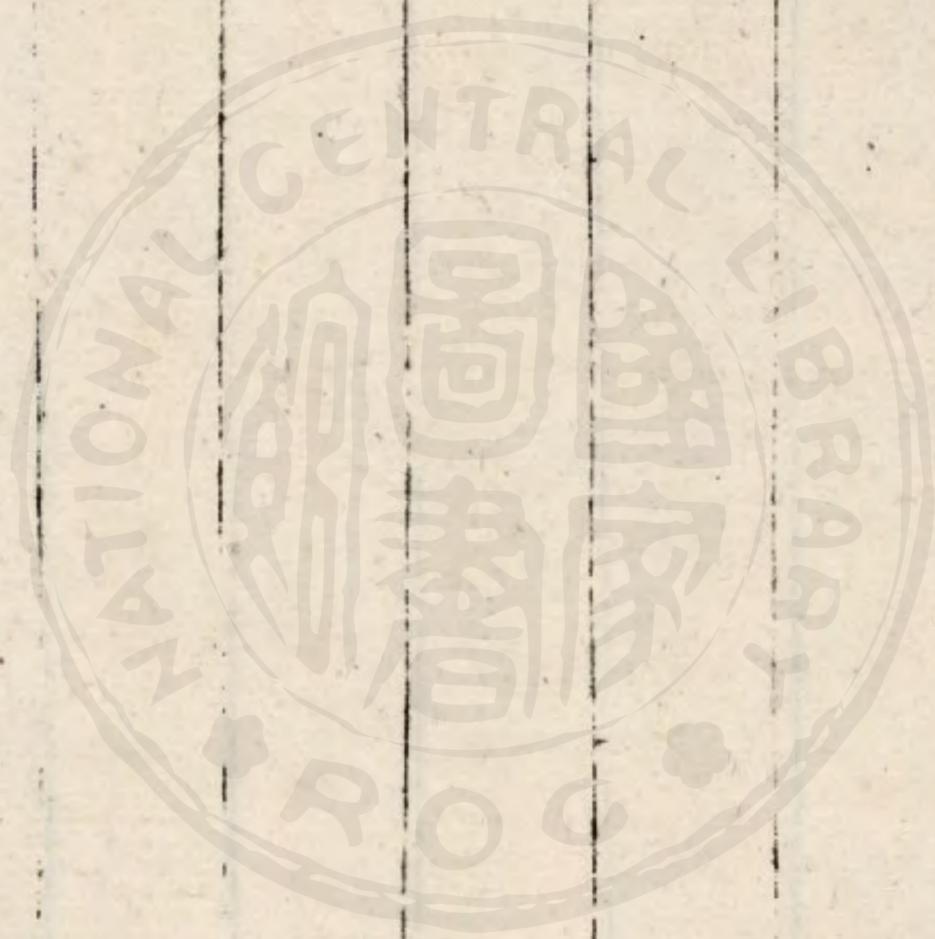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勤儉教導勞來安緝膏雨吾土襦袴吾人  
者乎潛可使持節洋州諸軍事守洋州刺  
史散官勲如故繁可使持節都督遂州諸  
軍事守遂州刺史備可使持節濠州諸軍  
事守濠州刺史充團練渦口西城等事官  
勲如故

張洪相里友略並山南東道判官同  
制

勅朝議郎守太常博士上柱國張洪前瀛

漢等州都團練判官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賜緋魚袋相里友略等元翼以大節大忠綽聞朝野授鉞開府殿我漢南而又求賢乞能以自參貳則其賓寀宜有以稱之故求吾俊造之英勲列之曹達朝儀而練戎事者與焉今以洪之知國禮奉家聲以友略之富藝文飽軍旅兩中是選合而命之優秩寵章無所愛惜時無今古代有忠賢苟致吾元翼於羊杜間別有陟

明之典在洪可檢校尚書職方員外郎兼  
侍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判官仍賜緋魚  
袋散官勲如故友略可檢校尚書屯田員  
外郎兼侍御史充山南東道觀察判官散  
官勲如故  
而又姚成節右神策將軍知軍事制宣  
勅朝議郎前使持節成州諸軍事守成州  
刺史充本州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姚成節  
嘗爲天平軍裨將當劉悟之立忠勲也謀

成事集爾有助焉雖授一城未足酬獎況  
聞信厚勤恪宜於爪牙肘腋間居之昔漢  
文帝以宋昌忠勞擢拜將軍掌離衛今吾  
用汝猶前志也環拱之職得不勉歟可致  
果校尉守右神策將軍知軍事賜如故

高錢等一十人亡母鄭氏等贈太君

勅起居郎高錢亡母滎陽郡太君鄭氏等  
予有侍臣咸士之秀者或左右以書吾言

動前後以補吾闕遺森然在庭各舉其職  
爰思乃教知所從來豈非善稟於親行成  
於內徙鄰斷織訓使然耶不追封邑之榮  
曷顯統家之慶可依前件  
果效柳公綽可吏部侍郎制事顯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  
爲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  
人重困或軟弱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  
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  
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  
之辯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  
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宜飾躬承命以  
裴王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  
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孔戣可右散騎常侍制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怠則隰朋侍漢武帝  
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選矣

稱其任者唯正人乎吏部侍郎孔戣言行  
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  
筮仕迄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才  
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吾左右從容  
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  
散騎常侍

王公亮可商州刺史制

勅尚書司門郎中王公亮茂於學精於文  
文學之外有拚毫剡鍾之用自佐戎律領

郡符持憲爲郎皆稱厥職吾前命劉遵古  
張平叔爲商州刺史繼有善政人用乂安  
今爾代之守而勿失况商土瘠商人貧可  
以靜理而阜安不宜改張而趨數以爾精  
敏當自得中可商州刺史

韋覲可給事中庾敬休可兵部郎中

知制誥同制

勅職之要莫先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  
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

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  
刺史上騎都尉韋覲精微專直通乎事典  
可使乎奏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  
部郎中上柱國庾敬休溫裕端明飾以辭  
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轅鑿柄各  
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  
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  
人如覲敬休不宜踈遠亦猶有聲之玉無  
類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

也宜自敬謹無忝吾言覬可行給事中散  
官勲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  
散官勲如故

白氏文集卷第三十一

白为文集卷第三十一

婚官燠吸姑

官燠吸姑婚利可尚書文將鴉中快陣

山宜自放豔燕吞舌言賦下符餘事申端





中華民國政府秘書長陳其采日訓發

國家圖書館



003890127

線

844.18

4647

18

v. 10

舊籍